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臣朱邦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三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四

顏延之

子竣從子師伯

沈懷文

子冲從兄曇慶

周朗

族孫顯顯子捨捨弟子弘正弘直弘直子確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晉左光祿大夫

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

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為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宮室盡為禾黍悽然詠黍離篇道中作詩二首為謝晦傅亮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宮官列畀引升上席

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杖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  
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  
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  
才不為之下亮甚疾馬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  
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  
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  
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  
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

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為  
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過甚厚延之  
既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  
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  
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  
對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  
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  
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為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

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恨焉言於彭城王  
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  
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  
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  
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沉飲  
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  
遜大怒欲出為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  
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

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聲匱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顏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竝得臣筆測得臣文龔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為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



馬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以訓子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為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暉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抵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

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  
交游聞革沉迷麤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  
憤薄之性私恃顧眄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  
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宴班觴肆詈上席山海容含每  
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避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甚臣  
聞聲問過情益軻所耻况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智  
薄劣而高自比擬容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  
教增耀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強凌弱

免所居官詔可後為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馬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三十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為光祿大夫長子竣為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

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劾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  
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  
臣不容不識劾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  
老臣何能為陛下劾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阼以為  
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  
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荅曰身  
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  
為公偃羞而退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

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百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搏節福之基也驕佞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

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  
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  
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謚曰憲  
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縣絕文  
帝嘗各勅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  
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  
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  
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

後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惠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為宋孝武帝撫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江湛以為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乃止隨府轉安北領軍北中郎府主簿初沙門釋僧舍精有學義謂竣曰貧道常見讖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後竣在彭城嘗於親人叙之言遂宣布

聞於文帝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案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賜假未發而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錄事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竝不堪相見唯竣出入卧内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衆務竣皆專斷施行孝武踐阼歷侍中左衛將軍封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



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  
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人言顏竣曠而與人  
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  
領右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  
孝武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為丹  
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  
請子為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為制名名義恭子  
為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為辟彊以比

漢侍中辟彊張良之子也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即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間盜鑄者雜以鉛錫竝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公沈慶之議宜聽人鑄錢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

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  
豐贍銅盡事息姦偽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  
化為財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  
欲同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  
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為之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  
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銖恣行新細  
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曰  
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

甚不可一也使姦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笑百代乎前廢帝即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模劾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鏤如今之剪鑿者謂之來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緹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

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錠環其錢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時歲旱人飢竣上言禁糲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為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丁父憂裁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寶明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竣藉藩朝之

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竝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出以卜時旨大明元年以為東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為所讒搆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不見從僧

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嶽之奏竣窺覘國柄潛圖久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訴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為甚懷挾姦數包藏隱慝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智懼上宰激動閭閻未慮上聞內懷猜懼偽請東牧以卜天旨既獲出藩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擢聞勲貴造立同異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

顏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天倫怨毒親交震駭街談道  
說非復風聲宜加顯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  
官下太常削爵土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頰啓  
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  
相期卿受榮遇政當極此訛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  
煩思慮懼不全立豈為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  
誕為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  
立奏奏成詔先打折足然後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



子辟彊徙交州又於宮亭湖沉殺之竣文集行於世竣  
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錄事參  
軍以兄貴為憂先竣卒明帝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  
躬情契兼重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奐伏事蕃朝綢繆  
恩舊可擢為中書侍郎奐延之第三子也

顏師伯字長深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為謝晦領  
軍司馬晦鎮江陵請為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  
委焉邵慮晦有禍求為竟陵太守未及之郡會晦見討

邵欽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為徐州辟師伯為主簿孝武為徐州師伯仍為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為詔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以為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孝武鎮尋陽啓文帝請為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伯孝武啓為長流正佐帝又曰朝廷不能除之卿可自板然亦不宜署長流乃板為參軍刑獄及討元凶轉主

簿孝武踐阼以為黃門侍郎累遷侍中大明元年封平都縣子親幸隆密羣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師伯携菹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上不欲威權在下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精獨斷奏無不可七年為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為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竒為公車令上以竒資品不當

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諸道惠顏祿  
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勅使  
竒先到公車不施行竒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  
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緝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  
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愛任如初孝武臨崩師  
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侍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  
還即真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  
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

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又遷  
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轉師伯為左僕射  
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  
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與  
沈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  
之聞而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  
子皆見殺明帝即位謚曰荒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

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為文章為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為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隨王誕領襄陽出為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嘗為廣州欲以懷文為安南府記室先

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  
養女王鸚鵡為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洩懷文因  
此失調為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為中書侍郎孝武  
入討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劾大怒會殷冲救得免託疾  
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為竟陵王誕驃騎錄事參軍淮陵  
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為不可乃止尋  
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為非宜上議  
不從遷別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為

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子  
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  
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廢大明二年遷尚  
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揚州移居會稽  
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  
非存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人心所安天必從之  
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  
或置或罷既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



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  
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為侍中  
寵待隆密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  
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  
文陳其不可上不納孝武嘗有事園丘未至期而雨悔  
竟夜明旦風霧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漢  
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  
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實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

賦之上笑稱善揚州移會稽忽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居既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勅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談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叙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悅上又壞諸郡士

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  
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懷文又  
以為言齊庫上絹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  
間買絹一疋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  
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後  
舊子尚等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患徧天下  
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  
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

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卧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

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  
言上方注怒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何以恒知人事又  
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沉  
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常誠  
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  
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為晉安  
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  
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為有司所

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  
賜死弟懷遠為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  
納王鸚鵡為妾孝武徙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  
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  
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為陳請  
由此見原終孝武世不得還前廢帝世歸位武康令撰  
南越志及懷文文集竝傳於世懷文三子淡深沖

沖字景綽涉獵文義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

文得罪被繫沖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殺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為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錄事蘇武帝為江州沖為征虜長史尋陽太守蘇建元中累遷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為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為司直晉

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  
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為中丞到官數日  
奏彈深子績父在儻白憶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  
鄰家失火疑為人所焚焚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  
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  
歷侍中武帝方欲任沖尋卒追贈太常諡曰恭子

曇慶懷文從父兄也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曇慶仕宋位  
尚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人急文



帝納其言而事不行大明元年為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叙苻氏事其書傳於世曇慶謹實清正所蒞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卒於祠部尚書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父淳宋初歷位侍中太常凡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祥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竒雅有風氣與嶠志趨

不同嶠甚疾之為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北侵魏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為諸軍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竒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孝武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陳述得失多自矜誇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後為廬陵內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

稱疾去官為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  
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  
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寧闕卿  
小物朗尋丁母憂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  
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  
合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鎖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  
於道殺之朗族孫顥

顥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顥七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

侍父恂歸鄉相顯少為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  
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顯攜入蜀為厲鋒將軍帶肥鄉  
成都二縣令仍為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  
開不悅答顯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  
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顯有辭義引入殿內  
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顯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  
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元徽中詔為剡令有恩惠百  
姓思之齊高帝輔政為齊殿中郎建元中為長沙王後

軍參軍山陰令還為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文惠在  
東宮顓遷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深見賞  
遇顓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  
智林道人遺顓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  
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  
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顓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  
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常  
游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

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顓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  
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顓換之顓笑答曰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顓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  
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  
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  
儉謂顓曰卿山中何所食顓曰赤米白鹽綠菹紫蓼文  
惠太子問顓菜食何味最勝顓曰春初早薤秋末晚菘  
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顓卿精進何如何胤

顯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  
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  
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  
於官子捨

捨字昇逸幼聰穎顯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  
當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  
辯弱冠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從兄綿為剡縣賊汙不少  
籍沒資財捨乃推宅助馬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

學尚書僕射江柘招苞請捨造坐折苞辭理道逸由是  
名為口辯王亮為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為主簿政事多  
委焉遷太常丞梁武帝即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顓素善  
重捨才器言之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  
捨出先是帝與諸王及吳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武  
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累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  
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  
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



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為有公輔器初范雲卒僉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輅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為帝紀之籠百事如乾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為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畧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捷嘗

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當食葷捨應聲曰  
孔稱不徹裝乃不當一坐昏悅與人論議終日不絕而  
竟不言漏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  
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閤閣重邃捨  
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為障壞亦不修歷侍中太子詹  
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白鴻書餉捨  
衣履及婢以聞坐免官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上臨  
哭哀動左右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諡曰簡子初帝銳意

中原羣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之大通中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為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捨集二十卷二子弘義弘信弟子弘正

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

國學誦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日淺不許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誦經豈俟策試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為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俳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為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茂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

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倣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之節其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為尚書郎乃獻書於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誨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即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誨授

聽者傾朝野馬弘正啓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復詔答之後為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應流徙勅以賜干陔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請武詩降勅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院在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臺城陷弘正諂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改姓姬氏拜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及王僧辯東

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  
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  
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  
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  
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  
當僧辯即日啓元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  
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  
甚優朝臣無比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戶尚書

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禪衣朱衣為有司所彈其作  
達如此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  
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  
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弘正善清談梁末為玄宗  
之冠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祕府圖籍勅弘正讐校時朝  
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荆陝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  
欲歸建業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康  
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



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清間密諫還丹陽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悅及明日衆中謂褒曰卿昨勸還建業不為無理吾昨夜思之猶懷疑惑褒知不引納乃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諫至于再三曰若如士大夫唯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

姓之心不可不歸建業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懷乃言弘正王褒竝東人仰勸東下非為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住西亦是私計不衆人默然而人情竝勸遷都上又曾以後堂大集文武其預會者四五百人帝欲徧試人情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上舊左右而閹人也頗有幹用故上擢之及是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住

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邪上深感其言卒不能用  
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業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  
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  
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三年自周還廢帝  
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禮事宣帝即位遷特進領國  
子祭酒加扶大建二年授尚書右僕射尋勅侍東宮誦  
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弘正  
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德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

卒官年七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諡曰簡子所著周易講  
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  
經疏二卷集二十卷行于代子豫玄年十四與俱載入  
東乘小船度岸見藤花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  
豫玄遂得心驚疾次子墳尚書吏部郎

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  
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王  
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坤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

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隨兄孝勝在蜀武陵建  
號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竝獲譏於代弘讓承聖  
初為國子祭酒二年為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曰  
仁威壘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  
紫綬

弘讓弟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仕梁為西中郎湘東王  
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懔平原劉綬沛國  
劉毅同掌書記王出鎮江荆二州累除諮議參軍及承

制封湘濱縣侯累遷昌州刺史王琳之舉兵弘直在湘  
州琳敗乃入陳位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弘直  
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  
矣太建七年卒遺疏氣絕之後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  
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  
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  
內唯安白布手中麤香鑪而已此外無所用卒於家年  
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

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都官尚書禎明初卒

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知故  
取忤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一代靈  
運既以取斃延之亦躋當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已  
者矣士遜援筆數罪陵讐犯難餌彼慈親再之獸吻以  
此為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  
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愜則難  
乎免矣師伯行已縱欲好進忘退既以此始亦以此終

宜乎懷文蹈履之地足以追蹤古烈孔母致懼中丞其  
誠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僮為尤顯捨父子文雅不  
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者焉

南史卷三十四



南史卷三十四考證

顏竣傳嚴檢盜鑄並禁剪鑿○禁下監本衍私字今从

宋書

竣上言禁糴一月息米近萬斛○糴一本作糶

顏師伯傳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竒為公車令○寒監  
本誤塞今改正

今史潘道栖諸道惠○諸宋書作褚

沈懷文傳元凶弒立以為中書侍郎孝武入討呼之使

作符檄固辭○呼之上應从宋書加上字

上方注怒作色○怒應从閣本改弩

周捨傳雖廣夏華堂○夏應改厦

周弘正傳又請釋乾坤二繫○坤監本作以弘讓傳今  
乾坤易立句同

南史卷三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三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五

劉湛

庾悅

族弟登之  
仲文子弘遠

仲文  
仲文族孫仲容

顧琛

顧覲之

孫憲之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

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經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  
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  
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送故甚豐一  
無所受時論稱之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竝稱其  
器幹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  
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  
政府州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  
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賊

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為車  
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  
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  
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  
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杯酒亦何傷  
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  
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為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  
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於合殿

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及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事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瑗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

亦為之陳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為之酸懷  
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  
事重疇詔委杖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獲便相順  
許今答湛啓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  
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  
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  
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為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  
構文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

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及于素篤  
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受已爾宜盡相彌縫  
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  
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八年召為太子詹  
事加給事中與景仁竝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  
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  
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為領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  
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



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為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  
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  
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  
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  
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  
湛曰老父悖老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  
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康擅權專朝  
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

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  
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  
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內  
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珽初自西還吾與語常  
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  
字珽獸故云珽也遷丹陽尹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  
亡上與義康形迹既乖豐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  
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曰賴口舌爭之故得推

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於室以  
待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日詔收付廷尉於獄伏  
誅時年四十九黥等從誅弟素黃門郎徙廣州湛初被  
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日自是亂  
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  
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為時流所怪

庾悅字仲豫潁州鴈陵人也晉太尉亮之曾孫也祖義  
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為司徒右

長史桓玄篡位為中書侍郎宋武平建業累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為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竝貧躓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時衆人竝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至是毅表解悅

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  
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將府深相挫辱悅不  
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  
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為宋武帝鎮軍  
參軍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  
晦為荊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衛軍長史登  
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為之佐意甚不愜到

廳牋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  
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  
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  
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  
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為福未必皆知登之  
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為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  
戮此三豎故登之為嘲後為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  
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

每陳已志義康不悅出為吳郡太守以贓貨免官後拜  
豫章太守徵為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為宋明帝府  
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唯仲遠  
朝謁不替明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錄  
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  
弟仲文

仲文位廣平太守凡登之為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  
晦權重朝士竝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為彭城王義康

驃騎主簿未就徙為丹陽丞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為吏之道定於受勅之日矣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興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為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隙凡



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仲文遊二人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仲文為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仲文為人強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為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沐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

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  
譏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為  
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馬或以白文  
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  
起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  
孫出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孫善歌仲文因留停  
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為  
有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

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若縱而不糾復何以為政晉武不為明主斷而令史遂能奮發華廡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改作城門校尉耳若言仲文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充勲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即遠出陛下聖叡又更遲遲於此仲文身上之疊既自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

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善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  
顧遇既重恐不敢苦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  
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時仲文自理不諳臺制  
令史竝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  
令史具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聽納非為不  
解直是苟相留耳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  
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  
珣時賢少失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

邪孔萬祀居左局言仲文貴要異他尚書令又云不癡  
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為異也文帝猶優游使尚  
之更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愆曰臣思張遼之言闕羽  
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  
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  
競之心亦追以悵悵臣與仲文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  
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仲文有諸不可非惟一條遠  
近相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

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  
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  
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  
州國吏運載樵蘇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  
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槃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  
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  
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黃門太尉不正答和  
故得停太尉近與仲文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仲文

乃啓用為主簿即語德願以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罪故宜出之自從裴劉刑罰已來諸將蔭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開卧紫闈無復一事也帝欲出仲文為丹陽又以問尚之答言仲文蹈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歲月滋甚如臣所聞天下議論仲文恒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乃更成形勢是老王雅也古人言

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政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  
一凡夫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  
昔啓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  
能不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也臣謂仲文且外出若  
能修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  
之誚今愆疊如山榮任不損仲文若復有彰大之罪誰  
敢以聞亦知陛下不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能以已之  
意耳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



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當送至  
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  
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  
佳驢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  
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  
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  
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  
尚書中令奴酤鄴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

少簡聖聽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錄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

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為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看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殺之仲文從弟徽之位御史中丞徽之子漪齊邵陵王記室漪子仲容

仲容字子仲幼孤為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  
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為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  
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為宮僚泳泣曰凡子幼孤  
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為太  
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為府佐竝以強  
學為王所禮接後為永康錢唐武康令竝無績多被推  
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  
餞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

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為尚書左丞坐推糺不直免官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遊會稽卒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代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祖履之父悵竝為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

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  
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文帝宴會  
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  
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  
琛詭對上甚善之尚書等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  
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  
度門名而與顧碩同席坐明年坐譴出免中正凡尚書  
官大罪則免小罪譴出譴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

琛仍為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  
出為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  
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  
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及元凶弒立  
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為刺史即以琛為會稽太  
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為  
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  
令張闔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勅違

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闔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  
當啓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  
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竝事司空竟陵王  
誕誕反遣客陸延稔齋書板琛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琛  
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  
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  
孝武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  
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作亂以為貞烈

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  
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  
子皆以孔為名馬琛仍為吳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剪  
錢及盜鑄免官歷位都官尚書廢帝即位為吳郡太守  
初琛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  
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  
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儆裝  
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



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後為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為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曰勅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為其科先是

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深之及琛吳音不變深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位侍中都官尚書卒於太常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覲之為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官郎殷劉隙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腳疾免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腳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

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覬之竟免後為山陰令山陰劇邑  
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御繁以  
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  
而事理莫能尚也後為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江  
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  
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  
為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轉吏  
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

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剗腹五藏  
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剗剖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  
夫五藏刑子不孝母子棄市竝非科例三公郎劉懿議  
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  
哀矜覲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為  
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後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  
興權傾人主而覲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  
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

吾不為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簡子覲之家門  
雍穆為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覲  
之禁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  
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覲之常執命有定分  
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  
意微倖徒虧雅道無闕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  
命論愿字子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才辭卒於  
太子舍人覲之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任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

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紀綱營護之又  
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  
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  
改時刺史王真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  
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為東中郎長史行  
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  
頗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弔  
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時西陵戍

主杜元懿以兵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  
牛墾稅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  
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墾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  
許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墾  
非苟通餽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  
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  
而後之監領各務已功或禁遏別道人生理會凡如此  
類不經墾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從來喧訴



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之從豐良由  
饑棘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  
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  
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贏  
竝皆舊格有關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  
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其所欲舉腹心亦當  
獸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公為  
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

害於人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人也竊見頃  
之言便宜者非能於人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  
日不宜於人方來未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  
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人貲不滿三千  
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  
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人三五屬官竝惟正供  
百端輸調又則常然皆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  
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

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  
給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  
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  
悛竊尋人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  
勤劇竒巧所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庶黎之  
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  
藏疾納洿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累千  
符旨既嚴不敢闇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

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殊刑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  
伍流離道路時轉窮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  
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  
縣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  
沉痾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寇擾公  
私殊燼彌復特甚儻逢水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  
鼓送恤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  
本是墾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武帝竝從之

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充南豫  
二州事典籤諸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  
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  
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  
德音即命罷屯禁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  
其祖覬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  
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永明中為豫章內史在任清  
簡務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

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  
梁武帝平建業為揚州牧徵憲之為別駕從事史比至  
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  
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天監八  
年卒於家臨終為制勅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  
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于天  
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  
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為終制瞑

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  
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  
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  
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為使人勿惡  
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杅水脯糗范史雲列士之  
高亦莫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哀也喪  
易寧感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  
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

權安小牀斲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  
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踈怠祠先自有舊典不可有闕  
自吾已下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示令子孫四時  
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  
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湛識用  
才能實包經國之畧豈知移弟為臣則君臣之道變用  
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懷姦苟相宗悅與夫推



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悅亦鵠炙以速尤乾餼以愆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無常仲文賄而為災乃徇財之過也顧琛吳郡徵兆於初筮覲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易過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南史卷三十五

南史卷三十五考證

劉湛傳博涉經傳○經閣本作史

武帝入受晉命○入監本訛又今改从宋書

第二子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第二琰字監本  
誤母今从宋書改正

主佐之間嫌隙遂搆○佐監本訛佑今从閣本

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日自是亂法耳○監本作不  
言無戎應亂今从宋書

庾悅傳經前不答殺時衆人並避○時宋書作語  
庾登之傳子仲遠○仲宋書作沖

南史卷三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騰錄監生臣朱邦城

騰錄監生臣馮士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三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六

羊欣

羊玄保

子戎  
兄子希

沈演之

子勃  
兄孫顓

演之從祖弟子憲  
憲孫凌

江夷

子湛  
曾孫敷

敬子簡  
孫  
蘇子應  
夷弟  
子智深

江秉之

孫謚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

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  
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  
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  
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  
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  
遊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  
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  
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

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  
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  
欣為平西主簿參預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  
此意愈更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  
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為輕欣就職少日稱  
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  
謂諸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  
即板欣補右軍劉藩司馬後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



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竝不就文帝重以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十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帝竝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敬猷時

譽多欣位河東太守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  
侍郎玄保初為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  
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  
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  
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為黃門侍郎善奕棋品第三  
文帝亦好奕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  
式之為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

作部能禽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  
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為苦又尋此制  
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邪亦  
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歷丹陽尹會稽太守太常吳  
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為政雖無  
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  
人仕宦非唯湏才亦湏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  
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

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劬集羣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  
矣衆竝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  
劬為解孝武即位為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  
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  
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子戎少有才  
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  
戎布牀湏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  
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

保棋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我曰金溝清  
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棋玄保嘗嫌其輕脫云  
此兒必亡我家位適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  
後孝武帝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磬之明以此上  
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  
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既善棋而何尚之  
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  
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

奕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犇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  
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  
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  
而不奉爇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彊  
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  
斯實害人之深弊為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恒制  
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彊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

棄市布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  
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  
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煥燿養種  
竹木雜果為林芍及陂湖江海魚梁鱸鯿場恒加功脩  
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  
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  
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  
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

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  
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為右  
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為尚書令建  
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為益州奪士人妻  
為妾宏使希間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  
元伯往來希間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  
意瑀即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  
官泰始三年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



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  
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  
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  
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  
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  
國內史曾祖勳冠軍陳祐長史戊金墉為燕將慕容恪  
所陷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赤黥廷尉卿父叔任少

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為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藩誅劉湛等以演

之為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山河之不開也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為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其

有異言之文帝擘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  
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  
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  
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睦位黃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  
學勃忿闕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  
給事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給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  
司徒左長史為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  
官郎坦之子顓

顛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勃就之顛送迎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顛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顛亦退素以家貧仕為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赴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顛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

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辱顓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  
蘇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  
受唯採蓴苡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  
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為武康令以顓從役  
到建業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  
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停之卒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憲字彥章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  
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

帝與憲棋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  
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為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  
者竝更其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暉為會稽  
以憲為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為兩縣武  
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  
政聲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  
後為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為南  
兖州憲仍留為冠軍長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典

籤劉道濟贓私百萬為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  
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為良吏憲同郡丘仲起  
先是為晉平郡清廉自立褚彥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  
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憲孫浚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  
縣竝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為侯景  
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求和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  
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歆景知城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



去朔城內知其肯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勅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為念當以死雪恥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

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  
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又勸張嶷立  
義後得殺之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敞驃騎  
諸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為後進之美宋武帝板為鎮軍  
行參軍預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  
馬武帝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  
位吏部尚書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

禮以凡疾去官後為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為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斂蔬蕞務存儉約子湛

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棋鼓琴兼明算術為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為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疎固求外出乃以為武陵內史隨王誕為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為長史南

東海太守妻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為侍中任以機  
密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  
子祭酒湛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  
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稱疾  
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  
選職頗有刺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  
稱焉初上大舉北侵舉朝謂為不可唯湛贊成之及魏  
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魏遣使

求昏上召太子劬以下集議衆竝謂宜許湛謂許之無  
並劬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  
坐散俱出劬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於傾倒劬後宴  
集未嘗命湛上乃為劬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  
之上將廢劬使湛具詔草劬之入殺湛直上省聞叫乃  
匿傍小屋劬遣求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即殺舍吏乃  
得見湛湛據窗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恚怒懃懃法壽皆  
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

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恁位著作佐郎恁子敷

敷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敷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敷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敷庶祖母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

之女大義不終褚彥回為衛軍重斡為人先適意引為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為吏部郎高帝即位斡以祖母久疾啓求自解初宋明帝勅斡出繼其叔慤為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斡一人傍無期屬斡宜還本若不欲江慤絕後可以斡小兒繼慤為孫尚書參議謂

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數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為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臧利武帝遣使檢覆數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數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中為竟陵王司馬數好文辭圍棋第五品為朝貴中最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為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數今重登禮



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  
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  
有殊納言上曰數常啓吾為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  
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  
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  
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苟昭光女即時無  
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數謝瀹我不  
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定數使命

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  
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數風格不為權倖降意隆昌元  
年為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數至  
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  
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  
三萬布百疋子菑啓遵數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  
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菑

菑字彥標幼聰警讀書過口便誦選為國子生舉高第

起家祕書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  
側明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諶之為郡蒞拒之及建業  
平蒞坐禁錮俄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  
領右軍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蒞及王規與抗  
禮不為之屈勉因蒞門客翟景為子繇求昏於蒞女不  
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勉又為子求蒞  
弟葦及王泰女二人竝拒之葦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  
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

六年詔以侍中常侍竝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  
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故勉斥泰為之菑尋遷司  
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武帝謂勉云江菑資歷應居選  
部勉曰菑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  
肅菑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  
文集十五卷菑弟曇字彥德少學涉有器度位侍中太  
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祿

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

發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  
馬廬陵威王續代為荊州留為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  
別王答書乃致恨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  
壁為之倒迤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  
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  
志其忿後為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并絜  
臯木人賦敗船詠竝以自喻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  
慧常以父為戲蒨子紆

紉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猜患眼紉侍疾將期月  
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  
之莫能解者紉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  
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猜乃因智  
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  
臣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舍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  
者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  
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

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  
感南康王為徐州召為迎主簿紆性沉靜好莊老立言  
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紆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  
聲月餘乃卒子摠

摠字摠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吳  
平侯蕭勵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  
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為尚書殿中郎  
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摠預同此作帝覽摠詩深

見嗟賞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竝高才碩學摠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會之遴嘗酬摠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以摠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避難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脩心賦摠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為始興內史會魏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累遷左戶尚書轉太





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為自序云太建之時權  
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推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  
之乖有文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  
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  
隋為秦王文學卒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  
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竝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  
敬甚簡智深常以為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隨王

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為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

集智深常為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  
為慙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  
知常呼已聳動愧恧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  
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  
以為歡笑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使王僧朗戲其  
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  
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是恩寵大衰出為新  
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上

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上以  
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  
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  
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  
皇后筠之女也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深兄子槩早孤智深養之如子槩  
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適晉太常父纂給事

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竝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  
帝時為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  
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為山陰令人戶三萬政事繁擾訟  
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  
唯顧顓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  
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任臨  
海竝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  
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

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  
邃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參  
軍秉之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子徽以  
黨與見誅子謚

謚字令和父徽遇禍謚繫尚方宋孝武平建業乃得出  
為于湖令彊濟稱職宋明帝為兗州謚傾身奉事為帝  
所待即位以為驃騎參軍弟蒙眊醜帝常召見狎侮之  
謚再遷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

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  
孫覓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  
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  
越經典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  
奪勞百日謚又奏覓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  
宜及覓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為建平王景素冠軍長  
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又與謚情款  
隨謚益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道裂三衣食之盡而



死為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帝領南兖州謚  
為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為遊擊將軍性疏俗善趨時  
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謚深自委結景素  
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貳謚獨竭誠  
歸事齊高帝昇明元年為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  
之事起議加高帝黃鉞謚所建也事寧遷吏部郎齊建  
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謚為長  
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為左戶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

主帥悉以委謚尋勅選曰江謚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儻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帝崩謚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即位謚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豫謚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謚為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奕棋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翼盛藥鴆之子介建

武中為吳令政亦深苛人門榜死人髑髏為謚首介棄官而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篤素叔源節見臨危懿德高風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奕世載德斯之謂焉而摠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為敗然則士之成名

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踪古烈今和窺  
覘成性終取躓於險塗宜矣

南史卷三十六

南史卷三十六考證

羊玄保傳祖楷○楷監本作楷今从閣本

江秉之傳元凶殺徐湛之子徽以黨與見誅○上云秉  
之子徽則此子字疑衍

南史卷三十六考證